

## 一场文学性质的“出埃及”

### —蔚蓝色的启程与抵达

宁子

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。祂的判断何其难测，祂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，谁作过祂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祂，使祂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是本于祂，依靠祂，归于祂，愿荣耀归给祂，直到永远。

—圣经《罗马书》11：33—36

#### 一、留意上帝的脚踪

1998年前后，在一次安静祷告中，我的里面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提醒，宛若一个亲切的召唤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被这个召唤所吸引：“我在万象中行走，你们要在万象中看见我的脚踪，你们还要到我这里来。”

然后，一切都静止了。

我的心久久停留在这个静止处，并隐约意识到，可能有些新的看见会在我未来文字事奉的路上呈现，我似乎意识到了方向，但还不十分明确。

此后，在一次夜间的祷告中：主让我感受到一束光，它静悄悄地从天上投射下来，伴随这光的是一个清晰的呼唤：“你就做那光吧！把人心夺回！”

从那夜起，那道光就领我启程。它带我走的是“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”，也是一条我本不认得的路，但每一个路口都有神的话提示，每一段路途都有圣灵的导航。

2001年2月26日的上午，圣灵提醒我去读2月25日的《荒漠甘泉》，并清楚告诉我说，神要借《荒漠甘泉》这天的信息对我说话。我找到《荒漠甘泉》，翻到2月25日的信息，我看到了神的提醒：神要赐给我们一块应许之地，但是我们的脚却还没有去踏。我也看到神的应许：起来，去踏那地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神都照着祂的应许赐给你们了。从那一刻起，蔚蓝色才真正启程。

#### 二、看见文学的荒凉

《蔚蓝色》的创刊见证，早期的《蔚蓝色》杂志曾经登载，这里我只简单回顾一下《蔚蓝色》的创刊初衷：

中国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要有上帝的声音。

中国基督徒文学艺术家需要有奉献的祭坛。

中国思想文化界需要有灵魂的景观。

但在上世纪末，我们放眼望去，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中，依然没有上帝的声音。中国基督徒文学艺术工作者，依然难以找到奉献的祭坛。一些具有文本价值的文学作品，很难找到发表的阵地。中国思想文化界，依然徘徊于人本的思想；许多人完全不晓得在思想疲于奔命的路上，上帝会降下天梯。在这三个维度上，我们极目望去，虽然偶像林立，但遍地荒凉。

正是在这荒凉疲乏无水之地，上帝呼召我们起来，离开这地。于是，我们就起来，离开了。

#### 三、一场文学性质的“出埃及”

2002年3月，《蔚蓝色》文艺季刊创刊的时候，实际上并不是在当时已有的基督教出版物中增加一份出版物。不是一次出版界的“锦上添花”，而是一次不得已的“雪中送炭”。甚至在那遍地荒凉的年代，我们也不知手中的炭能烧多久。但我们确信：万有都本于神，依靠神，归于

神。因此，在《蔚蓝色》的创刊号上，创刊词只有一句话：“创造者的心中沒有荒原。”因为我们相信，神说“要有”，就“有了”。

如今，《蔚蓝色》已经走完了十四个年头。在这条路上，神呼召了一批独特的跟随者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作品中，已经出现了上帝的声音——虽然还只是僻静中的微声。中国文学艺术家也找到了奉献的祭坛——上帝为这时代的基督徒作家敞开了宽大的门，这敞开的门没有人能随意关上。每一个被主分别为圣的作者，每一篇被主分别为圣的作品，都可以找到合适发表的地方。纸媒已经不是作品发表的唯一阵地，新媒体不仅给作品提供了更便利的发表平台，也为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更有效的空间。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初现灵魂的景观——在《蔚蓝色》作者群中，有几位有思想深度的作者所写的文字，宛若旷野的先知之声，他们所传递的信息，虽然还未产生普遍的即时回应，但我们相信，这些声音直到世界的嘈杂声消逝之后，还会被渴慕真理的人听见。

《蔚蓝色》的创刊实际是一场文学性质的“出埃及”，这十四年来，神亲自带领《蔚蓝色》走过了寂寞的旷野。在这旷野十四年，神首先在我们身上做的是“分别为圣”的工作。正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离开地理上的埃及，只需一夜之间，但离开心理上的埃及，却耗时四十年之久。《蔚蓝色》创刊之后，无论是编者、作者、还是读者，我们都经历了文化表层的“出埃及”，但心灵深层的“出埃及”，我们虽走了十四年，却仍绕行在旷野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蔚蓝色》的起初创刊和今天的结束，都是“出埃及”的起点，而非终点。在被主“分别为圣”的路上，我们当走的路甚远。

#### 四、尼波山上的遥望

如今，《蔚蓝色》“出埃及”之后的旷野即将走完，我们来到了约旦河边——河那边是神应许的迦南地，但能进入那地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，而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人。在这个临界点，我们要象旧约时代的摩西，和耶和華神一道登上尼波山，遥望前方的应许地——相信，顺服，止步。

2015年3月我随美国福音证主协会主办的约旦以色列学习团去了圣地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——趟旅行，一路真是主恩同行，主话引领，主爱充满。在约旦境内，我登上了尼波山，那一天约旦境内雾霭弥漫，我看不见远方的约旦河，更看不见更远方的迦南。但就在我所有看不见的背后，我的信心却穿越了所有的物象，直接抵达了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地方，那一刻我是何等惊奇并惊喜，那一刻，我更清楚地知道：我是谁？我为何站在这里？

#### 五、看见生命的荒凉

从圣地回来之后，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回望圣地，每一次回望，都感觉到主对我说话，我又一次感觉到主的召唤，这次的召唤不是一次文学性质的“出埃及”，而是一次生命性质的“出埃及”。神又一次让我看见一种荒凉，不是文学的荒凉，而是生命的荒凉——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惟有从上帝那里流出的话语，才能滋润这地。但在这信息泛滥的世代，人们时常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，却很难听到有意义的话语，甚至在以上帝之名聚集的地方，也时常充满了世界的嘈杂声。

一场“埃及的瘟疫”正在这世代流行。

过去十四年，《蔚蓝色》致力于让人“在万象中看见上帝的脚踪”，那仅仅是“出埃及”的起点。“到祂面前来”才是“出埃及”的目的——但这却不是文学的使命。

《蔚蓝色》走到“约旦河边”结束了，但文学的“出埃及”并没有结束。我们相信，在《蔚蓝色》止步的地方，神必拣选新一代的约书亚，进入祂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必有春雨秋实，覆盖那地。而我们的尼波山，就在此地。生命性质的“出埃及”，也由此启程。